

KILLING FLOOR

LEE CHILD

Killing Floor
邪城箴言

KILLING FLOOR

[英]李·恰尔德著 文敏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Killing Floor

LEE CHILD

邪城箴言 [英]李·恰尔德著 文敏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导读：纵横现代美国的游侠骑士——杰克·雷切尔

·谭光磊·

2005年6月,《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由珍妮特·马斯林所撰的书评,评论对象是李·恰尔德的惊悚小说新作《一枪毙命》(One Shot),文中赞扬恰尔德的英雄观“有着虚无主义的边缘,但在核心则是一种激昂的奋战精神,与充斥当代侦探小说的忧郁人物形成鲜明对比”,并形容主角杰克·雷切尔“不是个成天自我怀疑的家伙,而是秉持善念、以行动打抱不平的角色。但是恰尔德先生又赋予他惊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严肃的道德良知和不时闪现的温柔。”这篇书评最直接的影响,一是带动销量,使得《一枪毙命》成为恰尔德出道以来最卖座的一部作品,短短数月内热卖十余万册,仅精装版销量便是先前的三倍;第二则是吸引了好莱坞的目光——两周后,派拉蒙和汤姆·克鲁斯的制片公司一举签下全系列电影版权。

李·恰尔德这位全球公认的动作惊悚小说大师原籍英国,与《魔戒》作者托尔金读同一所高中,拿同样的奖学金。恰尔德从小就对美国心生向往,因为那里食物好吃、天气晴朗,又拥有广大且要求严格的读者群。因此,当年届不惑的恰尔德提笔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以美国读者为预设对象的。他认为若能在竞争最激烈、读者评定标准最严苛的地方获得肯定,才是最高的成就。

促成恰尔德“中年转业”的事件也颇耐人寻味。话说他从法律系毕业以后,进入电视公司任职,一待就是十八年。那正是英国电视的黄金时期,恰尔德担任主持人和导演,制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节目,不料后来因为公司结构重整而遭资遣。生性乐观的恰尔德并未灰心丧志,反而视之为契机。他买了纸笔,开始创作惊悚小说,不久完成第一部作品《邪城箴言》。这本小说看似有着推理小说典型的小镇疑

云架构，却巧妙地牵连出跨国犯罪集团，加上警察程序、精彩的逻辑推演和上乘动作桥段，很快引起国际出版界瞩目。英国出版社更大胆在封面宣称“和约翰·格里逊一样好看，否则退钱”。《邪城箴言》出版后席卷英国《泰晤士报》畅销排行榜，在美国则勇夺安东尼奖和巴瑞奖最佳新人作品，同时入围麦卡维提奖和黛莉丝奖，可谓名利双收。

更重要的是，恰尔德创造了退伍宪兵杰克·雷切尔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人物：这位集古典神探、正直警察、动作英雄、法医和情报员于一身的汉子，身高接近两米，父亲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母亲是其派驻韩国时遇见的法国人。雷切尔出生于柏林的美军基地，自小随部队走遍全球。他不知道“家”是何物，不曾在同一所学校读完整个学年，永远来不及和同学深交，随时准备启程前往未知之地。西点军校毕业后，雷切尔投身军旅，加入宪兵队，官拜少校，曾在贝鲁特为救战友负伤，还为此获颁银心勋章。为国奉献十三年后，面临国防预算被删、军队缩减编制，他选择离开。雷切尔初尝“自由”滋味，闯进了全然陌生的外界，从此浪迹天涯，游走美国各地。他一身轻装，衣服穿脏了就买新的，没有手机、没有信用卡、不缴税、也没有驾照。他付款一律用现金，喜欢搭公车，因为方便又不会留下痕迹。

雷切尔的宪兵身份更值得玩味：宪兵的英文直译是“军法警察”（Military Police），一般警察对付的是平民犯罪，宪兵要抓的可都是训练有素的杀人专家。怎么办？当然就是接受更精良的训练。所以雷切尔不但精通各种兵器，拿过射击比赛冠军，擅长近身格斗，还具有刑事鉴定和办案的专业知识。在初次登场的《邪城箴言》中，他在监狱里空手击杀三名彪形大汉，利用地形引诱杀手陷入圈套，再从栖身处近距离用大口径手枪“沙漠之鹰”将其瞬间击毙；或者经过缜密的计算，利用搭档的高级轿车撞进警局救人；还有在夜色和倾盆大雨的掩护下，一举歼灭入侵民宅的六个匪徒。到了续集 DIE TRYING 中，他被卷入蒙大拿极右派国民兵恐怖活动，先以一千码狙击功力震惊匪徒，再运用非凡的诡辩技巧，诱骗守卫放他脱身。到第三部

TRIPWIRE,他则展现高超的法医知识,从七具焦黑的越战遗骸中找出凶手身份。简而言之,真神人也!

打从一开始,恰尔德就不想要犯罪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苦闷主角,他受够了无病呻吟和天人交战,充满罪恶感又酗酒酗烟的形象,打定主意要写个无忧无虑、直来直往,单纯却绝不简单的角色。有着特殊职业背景和独特个性的雷切尔于是成为当代惊悚小说中最亮眼的人物。他的“游民”身份使他不受地理限制,可以活跃于任何地点,从美国中西部小镇到曼哈顿都会,从德州农庄到蒙大拿森林,甚至是冷战末期的巴黎和现代伦敦。他沉默寡言、行事低调,习惯以军中强硬作风办事,不过总是真诚、讲道理、重义气。评论家形容他是现代的西部英雄,荟萃美国精神的游侠骑士,蓝登书屋集团总裁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是他的超级书迷,公推雷切尔为“二十一世纪的詹姆斯·邦德”!

(谭光磊,台湾著名书评人。台大外文系毕业。高中毕业后即以“灰鹰爵士”为笔名,在网络上发表欧美文学评介文章。现从事版权代理工作。)

那个拿着左轮枪的在门口停了一下。他弓着身子进来，两手攥着枪，瞄着我的脑袋。端着滑膛枪的家伙封堵在那儿。这是两个精干强壮的小伙子。动作利落而准确，教科书上的招式。那左轮枪把守门道，其位置可以精确地控制整个屋子。那滑膛枪近距离射击能让我脑浆溅满窗口。要夺路突围显然没戏。在近距离肉搏中左轮枪手也许会失手，可远处的滑膛枪从门道里轰过来，准能把上来抓捕的警察和我一块儿干掉，还捎带后面厢座里的老头。到现在为止，他们做的一切都正确无误——毫无疑问是这样；他们局面占优——这也毫无疑问。仄逼的厢座把我的身子卡在里面，我根本施展不开手脚。我摊在桌面上的双手活动了一下。端着滑膛枪的警察更接近了。

“不许动！警察！”他高喊。

他尽量扯高嗓门，想吓住我。教科书上的招式。那些大呼小叫多半是想把围捕目标吓得趴下。我举起双手。拿左轮枪的家伙从门口走进来。那滑膛枪离我更近了，太近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如果真要动手的话，我会猛然扑过去攥住滑膛枪管，迫使枪口朝上。轰出去的子弹会射穿天花板，也许，我该用肘弯猛击那警察脸部，滑膛枪没准就能到我手里。拿左轮枪那家伙会调整枪口角度对准我，却又不肯贸然开枪伤了同伴。也许这就该他们倒霉了。但我仍坐在那儿，两手高高举起。拿滑膛枪的警察仍扯着嗓子叫喊，跃动着身子。

“从座位上起来，站到地上来！”他喊道。

我慢慢站起来离开厢座，把手腕伸向那左轮枪手。我不想趴在地板上。不想让这些乡下小子弄得灰头土脸。就算他们拉来整支带榴弹炮的警察部队也不干。

拿左轮枪的是个警官，挺沉得住气的。拿滑膛枪的见他的搭档把枪插进枪套，便从皮带上解下手铐，把它铐在我手腕上，手里那管枪还一直瞄着我。后援组的人从后边厨房进来了。他们绕过长餐桌，卡住我身后的位置。他们过来把我全身上下拍了个遍。我瞥见那警官在摇头暗示，没有武器。

本地居民的高额税收。

警车减速拐向警察局那当儿，斯蒂文森仍在盯着我。一个宽敞的半圆形车道出现了。我眼里闪入那个低矮的石刻标记：玛格雷夫警察总部。我想：我该为自己担心吗？我被逮捕了。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我从未来过的小镇上，且被套上谋杀罪名。但有两件事我是知道的。第一，他们不可能在不曾发生的事情上找到证据；第二，我没杀过任何人。

不会栽倒在他们镇上，折腾不了多久，不管怎么说。

2

我们的车停在那一长溜的低层建筑门前。贝克钻出车子，朝房子上下打量几眼。后援组的人站在一边。斯蒂文森在我们这辆车后面来回踱步，卡住贝克对面的位置。那把滑膛枪指着我。这是一个蛮像样的团队。贝克打开我这边的车门。

“好了，我们走，我们走。”他说。几乎像是在耳语。

他机警地挪动脚步，一边扫视着四周。我从座位上慢慢转过来，扭着身子跨出车门。手上被铐着帮不了自己。这会儿更热了。我向前跨了一步，等在那儿。后援组就在我后面。我前头是警察局的入口，门楣上方长条大理石上清晰地镌着玛格雷夫警察总部的字样。下面是一排玻璃门。贝克拉开其中一扇，发出橡皮胶开吸的声音。后援组把我推了进去。门在我身后又被吸上了。

里面又是一处凉爽的地儿。什么东西都漆成白色，要不就是闪亮的电镀构件。房间里装着荧光灯。看上去就像银行或是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一路地毯。一个值班警员站在长条接待柜台后面，那架势好像该让他这样问话：“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先生？”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看着我。他身后老大一块地方做成敞开式平面布置的效果。一个深色头发、穿制服的女人坐在一张宽大低矮的写字台

子，拿出一个长长的黑色数字夹具，那里面是白塑料做的数据尺。

她把那玩意儿递过来时，脸上带着牙科护士常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歉疚和抚慰。我用戴着手铐的手接了过来。我也斜着眼睛朝下打量这玩意儿以确定怎样使用它，把它塞到下巴这儿。那女人从箱子里拿出一架怪模怪样的照相机，坐在我对面。她在桌上支起手臂端着照相机。又坐近了些。她的胸部贴在桌沿上。这是个漂亮女人。深色头发，大眼睛。我凝视着她，朝她笑笑。照相机“咔嚓”一声，一道闪光。她还没吱声，我就转过脑袋把侧面给她。把长长的数据夹具贴在肩膀上，两眼瞪着墙壁。照相机又是“咔嚓”一声，又闪了一下。我转回身子取下数据夹具，因为铐着手铐只能两手去拿。她从我手里接过夹具，撮着嘴唇笑笑说：是啊，挺别扭的，但这是必要的。真像是牙科护士。

然后她拿出指纹机。咔咔作响的十张卡片纸，都已编了号。留给大拇指的空间总是不够大。这个指纹卡纸背面还为掌印留了两个方框。手铐使得这个过程比较麻烦。贝克偏不拿掉手铐。那女人印下了我的手模。她的手指光滑冷凉。没有戴结婚戒指。完事后，她递给我一卷纸巾。手上的墨迹很容易擦掉。也许是用了我没听说过的什么新材料。

那女人卸下照相机，把胶卷和带指纹的卡纸一起搁在桌上。她把照相机重新塞进航空箱里。贝克在门上轻轻叩击着。门锁又“咔哒”一声打开了。那女人拿上她的东西。没人说一句话。女人离开了房间。贝克还和我留在里面。他关上门，门锁带着同样润滑的“咔哒”声关上。他倚在门上看着我。

“我的头儿马上就来。”他说。“你得去跟他谈谈。我们这儿有点情况，要去处理一下。”

我什么也没对他说。跟我说这些并不意味着他是替什么人来澄清什么。不过，这人的行为举止相当文雅有礼，令人尊敬。于是，我倒不妨尝试一下。我朝他举起双手。一个无声的要求是打开手铐。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拿出钥匙打开手铐，把手铐系回他的皮带上。看

“我叫莫里森。”他呼哧呼哧地说，好像我还在乎他的名字似的。“我是这儿玛格雷夫警察局的局长。你这外来的杂种，还是个谋杀犯。你跑到我的镇子上，把克林纳先生的私人领地搞得一团糟。现在当着我这个警局老大，你得把事情给我一五一十地招出来。”

他停顿一下，抬眼看着我，好像他还得确认一下我的位置似的，或许是他想等我的回答。他什么也没等到。于是举起肥胖的手指气势汹汹地点向我。

“然后就送你进监狱。”他说。“然后就送你去坐电椅。然后我得把你这个下贱的叫花子扔进乱坟岗里。”

他费劲地把窝在圈椅里的大肚子挪出来，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去了。

“我得对付好我自己的事儿。”他说。“我可不是个闲人。”

他脚步蹒跚地从办公桌后面转过来。我就站在他的办公桌和门口之间。他挪到我身边时停下来。他肉嘟嘟的鼻子正对着我外套中间的一颗纽扣。他站在那儿扬脸望着我，像是有什么不解的事儿要询问似的。

“我以前见过你。”他说。“在哪儿呢？”

他瞅一眼贝克，然后又看看斯蒂文森。似乎盼着他们注意他说的话，然后又接着说下去。

“我以前见过这家伙。”他告诉他们。

他“砰”地关上办公室的门，我和那两个警察一直等在办公室里，直到这会儿刑侦部门的头儿才推门进来。一个高个儿的黑人，年纪还不老，但头发已经灰白谢顶了。简直可以用贵族气质来形容他。敏锐而自信。衣着上乘，穿一身老式的斜纹呢套装。斜纹厚绒背心，闪亮的皮鞋。这人看上去就有探长的样子。他示意贝克和斯蒂文森出去，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坐在办公桌后，挥手示意让我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他“噉哩咔嚓”地打开抽屉，拿出一盒录音磁带。伸直手臂高擎

都在什么地方生活？——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把这理解为一种社会或是文化背景。”

我呆呆地看着他。

“我给你一个例示。”他说。“我自己出生于波士顿，在波士顿受教育，以后又在波士顿工作了二十年，所以，也许可以说——我想你也许会同意我这样说：我是来自波士顿的。”

我猜得没错。一个哈佛人。这哈佛佬，已经耗尽了耐心。

“好吧。”我说。“你已经问过问题了。那我来回答吧。可是我得告诉你，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到星期一你就知道了，我不是你要找的人。所以你给自己行个方便，别再盯着我看了。”

芬雷竭力挤出点微笑。他严肃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的劝告。”他说。“谢谢你从我职业角度给予的提醒。”

“不客气。”我说。

“继续吧。”他说。

“好。”我说。“根据你奇怪的定义，我什么地方的人都不是。我来自一个叫‘军方’的地方。我出生于西柏林的美国军营。我老爹是海军陆战队的，我母亲是法国人，他们在荷兰相遇。后来他们在韩国结婚。”

芬雷点点头。记录下来。

“我是军队的孩子。”我说。“你拿一张全球的美军基地列表来，表上开列出来的所有那些地点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我的高中时代是在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度过的，后来又在西点军校上了四年学。”

“继续。”芬雷说。

“我一直呆在军队里。”我说。“我是宪兵。我吃喝拉撒都在那些军事基地，也在那里混事。你瞧，芬雷，做了三十六年军官的孩子，我自己也成了军官。而突然之间，国家不需要如此庞大的军队了，因为苏联解体了。所以，万岁，我们享受到和平的好处。就你而言，把纳税人的钱花得不是地方，我呢，一个三十六岁的前宪兵却被一个自鸣得意的公务员称为无业游民，其实在我生活的天地里他连五分钟

都撑不下去。”

他想了一阵，什么也没表示。

“说下去。”他说。

“眼下，我只是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我说。“也许到头来我会找到什么可做的事情，也许找不到什么可做的。就目前而言，我不想做什么。”

他点点头。草草记录着。

“你什么时候离开军队的？”他问。

“六个月前，”我说。“也就是四月里。”

“你从那以后是否工作过？”他问。

“你开玩笑啊。”我说。“你最近一次找工作是什么时候？”

“四月里。”他学着我的口气说。“六个月前。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好啊，运气不错，芬雷。”我说。

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可说的。芬雷朝我凝视片刻。

“你靠什么过日子？”他问。“你是什么军阶？”

“少校。”我回答。“当他们把你一脚踢开时总该付一笔费用的。大部分钱还留着没花呢。我尽量让这笔钱多留些日子，你明白？”

一阵长长的沉默。芬雷用钢笔尾部有节奏地在桌上叩着。

“那么，让我们说说最近这二十四小时吧。”他说。

我叹了一口气。现在我被套进麻烦里了。

“我是乘灰狗长途车过来的。”我说。“在乡村公路那儿下的车。那是早上八点。然后一路走到镇上，到了那家餐厅，要了早饭，我正吃着你们的人就冲进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你在这儿有事要办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我没有工作。”我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没什么事儿。”

他写了下来。

随便挑了这儿下车。心想，我也许能绕回到海湾那儿去，更往西边去，也许吧。”

“你随机挑了这个地方？”芬雷说。“你这么说，难道就能蒙混过去？你怎么就挑上这个地方了？这不过是个地名，地图上的一个点。你必定有某种理由。”

我点点头。

“我想不妨来这儿找找‘瞎子布莱克’^①。”我说。

“这‘瞎子布莱克’是什么人？”他问。

他那副斟酌不定的架势，看上去就像是电脑在对弈中审度着棋子的移动。谁是“瞎子布莱克”？我的朋友、我的敌人，还是我的帮凶、我的幕后操纵者，我的债权人，还是我的下一个被杀者？

“‘瞎子布莱克’是一个吉他手，”我说。“六十年前就死了，也许是被谋杀的。我的兄弟买过他的唱片，封套上写着这事儿发生在玛格雷夫。他写信跟我说起这事儿。提到今年春天他到这儿来过两三次了，趁着公差的机会。我想我在这儿下车，也许还能找找这事儿的线索。”

芬雷看来真是一头雾水。这个说法在他看来肯定是太牵强了。以他的角度来看，他肯定觉得这事儿对我来说也有点不着边际。

“你来这儿找一个吉他手？”他问。“一个六十年前死去的吉他手？为什么？你是吉他手吗？”

“不是。”我说。

“你的兄弟是怎么写信告诉你的？”他问。“你没有地址又怎么收信？”

“他寄到我过去的军事单位。”我说。“他们把信转到我的银行账

^① “瞎子布莱克”(Blind Blake, 1895—1937, 一说1893—1933), 原名阿瑟(Arthur), 美国黑人布鲁斯吉他手、歌手,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甚巨, 代表作有《瞎子阿瑟的崩溃》、《西海岸布鲁斯》等。有关其生平事略流传着各种说法, 有人认为他是在芝加哥被人谋杀的。——译注

户，我从那个账户上领取离职金。他们把信转来时我正好在银行取款。”

他摇摇头。记了下来。

“灰狗车是半夜从坦帕启程，是吗？”他问。

我点点头。

“把你的车票给我看看。”他说。

“可能是在物证袋里，我想。”我告诉他。“我记得，贝克把我外套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塞进那个袋子了。斯蒂文森贴的标签。”

“司机能记得这回事吗？”芬雷问。

“也许吧。”我说。“那是一次破例的停靠。我得要求他，他才肯停。”

我开始成了一个旁观者。一切情景都变得抽象了。我和芬雷各自处于不同的角度。对于眼前的境况，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和他是同事，一起分析讨论一桩棘手的案子。

“为什么你不想工作呢？”芬雷问。

我耸耸肩。试图向他解释。

“因为我不想工作。”我说。“我当差十三年，到头来却无处可去。我觉得我一直遵从他们指定的方式生活，一直在跟着他们走。现在我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芬雷坐在那儿打量我。

“你在军队里有什么麻烦吗？”他问。

“不会比你在波士顿的时候麻烦多。”我说。

他吃了一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

“你在波士顿呆了二十年。”我说。“这是你刚才告诉我的，芬雷。那么，你为什么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来呢？你本来应该拿上退休金，出去钓钓鱼了。去大峡谷或是随便什么地方。你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我的工作，雷切尔先生。”他说。“回答我的问题。”

我耸耸肩。

“去问军方吧。”我说。

“我会的。”他说。“你可以确信我会去问的。你有没有拿到荣誉退役证？”

“如果我没拿到荣誉退役证，他们会给我离职金吗？”我问。

“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是不是给了你一大笔钱？”他说。“你过得像一个倒霉的无业游民。荣誉退役证，有还是没有？”

“有。”我回答。“当然有。”

他又记了下来。想了一会儿。

“你当时的感觉如何，让你离职的时候？”他问。

我想了一下，朝他耸耸肩。

“没让我有什么感觉，”我说。“我只是感到自己曾在军队干过，现在我不在军队了。”

“你感到痛苦吗？”他问。“让你走人的时候？”

“没有。”我说。“干吗痛苦？”

“一点问题也没有？”他问。好像总得有点什么事情似的。

我感到必须给他一点什么答案。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我一出生就在军中混了。现在我出来了，出来感觉也挺不错的。感到很自由。想到今后整个人生，我还是感到有点小小的不自在。还没等我理出个头绪，人生又得从头开始。我惟一的问题是挣钱过日子。怎么才能既不失去自由又能赚钱糊口，好像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儿。这六个月来，我还没挣到一分钱呢。这是我惟一的问题。但我不想跟芬雷说这些，他会把这视为作案动机。他会断定，我想以抢劫来维持自己的流浪生活。在仓库里犯事。为这目的去杀人。

“我想这个转折是有点难。”我说。“特别是我从小就处于那样的生活环境里。”

芬雷点点头，思索着我的答案。

“为什么你这么特殊？”他问。“你是自己申请退伍的吗？”

“我从来没有主动申请过什么事情，”我说。“这是军人的基本

准则。”

又是一阵沉默。

“你有什么特长？”他问。“指你服役时期。”

“先是接受了一般性的军事训练。”我说。“那是按部就班的一套。随后在特勤部门干了五年。最后六年，我转到别的方面去了。”

这又让他发问了。

“是什么事情？”他问。

“凶杀调查。”我说。

芬雷靠向椅背，咕哝着，尖弧形的指甲又轻叩桌面。他凝神注视着我，吸了口气。向前倾过身子，用手指点着我。

“嗯，”他说。“我会把你的事情都了解清楚。我们有你的指纹。军方应该有你的档案。我们会拿到你的服役纪录。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细节。我们会向汽车公司调查，检查你的车票，找到那个司机，找到那些乘客。你的话是否属实，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当然，如果事情确实像你说的这样，我们也许会放你走，当然会这样，最后的决定取决于所有的细节，而那些细节目前尚不清楚。”

他停了一下，又吸了口气，注视着我的脸。

“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说。“从大面上看，你处境不妙。一个到处流浪的人。没有住址，没有履历。你的故事也许都是扯淡。你也许是一个逃犯。你也许在几个州都犯下了谋杀案，我现在还不知道而已。我不可能在这些怀疑没有打消之前给你什么优惠待遇。即便现在，我干吗不能保留这份怀疑呢？在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前，你得被关押起来，行吗？”

这是我料到的。也恰恰是我想到的一套说法。但我只是看着他，摇摇头。

“你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我说。“那倒真他妈的没错。”

他又扫回目光。

“如果我错了，星期一中午我请你吃饭。”他说。“就在埃诺的餐厅，以弥补今天的遗憾。”

我又摇摇头。

“我可不想在这儿找什么搭档。”我说。

芬雷只是耸耸肩。取出录音机，倒回带子。拿出盒带。在那上面写着什么。他按了一下那张宽大的桃花心木桌子上的对讲机，唤贝克进来。我等着。天还是很冷，但我身上终于干了。雨从佐治亚的天空落下来，浸透了我全身，现在已被办公室里的空调抽干。具有抽湿功能的机器把我身上的雨水吸走，通过管子排出去了。

贝克敲敲门进来了。芬雷要他送我去隔离室，然后他向我点一下头。那意思是说：如果你最终被证明不是那个杀人凶手，请记住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也向他点点头。我的意思是：你花费时间把我烦了个够，这当儿那凶手正逍遥法外呢。

那号子很像敞开式平面布置的主厅里一个宽大的壁龛，用竖列的栅条隔成三个小间。正面的墙面也全是栅条。门铰链连着每个隔间。那金属构件闪露着隐隐的光泽，看上去像是钛金属。每个号子里都有地毯，但里边空空荡荡的。没有家具，也没有床铺什么的。只是一个造价不菲的囚室，就像你以前见过的那种老式监号。

“这儿没有过夜的卧具吗？”我问贝克。

“没有。”他回答。“稍后你要被送往州里设施齐全的地方去。车子六点钟到这儿。星期一早上再用车把你送到这儿。”

他丁零当啷地关上门，转动着钥匙。我听着锁栓完全贴紧穴栓的声音。电子锁。我从口袋里拿出报纸。脱下外套卷成一团。我在地板上平躺下来，把卷起的外套填在脑袋下面。

现在我是真的没戏了。我得去那个监狱过周末。我不能呆在这个警察局的号子里。似乎没有别的招儿。可我知道民事监狱是怎么回事。许多军队开小差的家伙就是在民事监狱里找到的——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监狱方面自然要向军方通报。宪兵就去把他们带回来。出于这样一种机缘，我见识过民事监狱。那不会让我有很大兴趣去胡思乱想一番。我躺在这儿心烦意乱地听着警察办公大厅里的

噪声。电话铃响，电脑劈里啪啦，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警察们走来走去，低声咕嘟着。

我想把那张顺手捡来的报纸看完。整版都是总统为自己竞选连任的屁事。那家伙到了墨西哥湾沿岸的彭萨科拉^①。他想在他孙子们头发变白之前把那些预算亏空填平。他对许多耗钱的项目大砍大削，就像是拿着砍刀一阵风似的在丛林里劈出一条生路。他大驾光临彭萨科拉，硬是要去看望海岸警卫队。最近这十二个月里，海岸警卫队一直在搞海上主动出击战术。这整整一年，他们每天都大规模出动，登船搜索那些他们闻着气味不对的船只，就像佛罗里达海岸朝外推开了一面盾牌。军方宣布的消息自然有些夸大其词——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成功。全都让他们逮住了，主要是毒品，也有枪支，还有从海地和古巴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这种海岸管制几个月搞下来就使得整个州的犯罪率明显下降，几千英里的海岸线趋于安宁。真是战绩斐然。

然而，这一切就要废止了。要维持这样的行动需要昂贵的费用。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出现了严重赤字。总统说他不可能提高预算。事实上，他还必须削减预算。经济状况已是一团糟，他都不能干别的事了。所以，海岸管制行动可能将于七天后被取消。总统大老远地跑来是想表现出一副政治家的风度。这道法令一出台必定激起天怒人怨，因为人们总想着防患于未然要比事后补救更为有利。而华盛顿的圈内人士则感到高兴，他们认为在防暴警察身上花五十美分，要比在远离选民两千英里外的海面上花两百美元要看得出效果。吵个不停听证会搞了一轮又一轮。报纸上那帧带污渍的照片上，总统像个政治家似的在作现场演说，他说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我不再看了，因为只会越看越窝火。

平静下来后，我脑子里想像着音乐之声。是《烟囱闪闪亮》的合

^① 彭萨科拉(Pensacola)，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城市。——译注